

徐復觀「史記太史公自序眉批」手稿

導言

李忠達^{*}

歷史是人造成的，由歷史中所探索出的意義，只能是倫理道德。……僅有材料，並不即能構成歷史，須將材料加以批評解釋，以發現事件後面的人的活動的精神，才可以構成歷史。

徐復觀〈史記太史公自序眉批〉

徐復觀先生是一名博覽古今、心懷救世的通儒。他以熱切的心腸、勇猛的行動，積極參與到現實的活動，對時代的劇變抱持著深切的憂患意識，同時對政治的良窳經常不假辭色的發出諍言。徐先生的學術縱貫古今，對於先秦人性論的發源、經學史的成立、兩漢的思想與政體、魏晉的文學與美學都有博而且精的研究。他的《兩漢思想史》充滿對專制政體的義憤，《學術與政治之間》更多以當代為背景的微言，都是基於他真實的憂世之情。特別是以儒者的胸懷，去觀察歷代學術的得失，使得整個儒學的精神在當代得以活轉並繼續存續，當屬徐先生整體學術中最為重要之處。

眾所周知的是，徐先生對兩漢學術傾注大量的精力，於先秦兩漢典籍的鑽研可謂不遺餘力。徐先生習慣讀書時摘抄典籍，並撰寫札記。兩漢典籍除劉安的《淮南子》，劉向的《新序》、《說苑》有眉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批，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范曄《後漢書》有資料摘抄外，還有一部篇幅龐大、內容豐富的《史記眉批》最爲值得關注。據東海大學退休教授吳福助先生研究，這部《史記眉批》是徐先生至少四次通讀全書的成果。同時，徐先生《兩漢思想史》引用《史記》七百次以上，又撰寫〈論史記〉（八萬餘字）、〈史漢比較研究之一例〉（五萬餘字）兩篇長文，這部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爲底本的《史記眉批》就是徐先生最爲重要的研讀材料。¹

徐先生在《史記眉批》中所體現的學術精神，端在於人物的人格。徐先生認爲，學者對歷史的理解，與自身對人生的理念、人格的形成有關。同時，對專制制度之反抗，更是史家人格和知識的基本要求。孔子作《春秋》，乃是將世運的變遷寄託於學術之統緒，世運之維繫有賴於學術而非政治，而這也正是司馬遷作《史記》的心意所在。因此，《史記》往往以人物之性格來敘述一時代之問題，故徐先生特於〈陳涉世家〉之眉批云：「敘一人，即敘一時代」。人物之德行直接牽動其在歷史上的意義，故人物之描寫絕不可輕忽。舉例來說，徐先生認爲史公撰寫〈伯夷列傳〉的用意有二：「一爲推重伯夷讓國在政治人生中之重大價值，一表明作史者發微闡幽之重大責任」。推崇伯夷求仁得仁，能於政治之牢籠外另立一人生境界，完成一己之人格，成爲後世逸民之典範。即使史料有闕，伯夷人生典型之意義卻不容史家不寫，因此特別能彰顯史公之史筆與精神。其他如史公撰〈封禪書〉描述武帝迷信愚昧之性格，以〈酷吏列傳〉表現專制政治之本質，以〈魏其武安侯列傳〉表現漢代政治結構與鬥爭之情形，以〈平準書〉表現當時之社會危機，而其端緒皆起於漢武帝逐利之心。此皆以人物之德行爲本，以其影響時代氣運之意義爲重，並傾注於史評之中。

¹ 吳福助，〈從《史記札記》看徐復觀先生的治學方法〉，《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中：東海大學，1992），頁328。吳先生題爲《史記札記》之書，即是本文所言之《史記眉批》。由於圖書館整理的稿紙封面有「史記眉批」字樣，故本文據此將書名訂爲《史記眉批》。

歷史之價值既然以德行為本，形勢之變化與政治的謀算自然非歷史之關鍵。故徐先生評〈六國年表〉云：「秦家無統一天下之德，其統一乃出於歷史之偶然」，於〈秦楚之際月表〉評漢代分封異姓諸王云：「僅憑形勢以求安定之果不足恃也。史公以仁義為本，信哉」、「此表之最大特色為僅有興廢叛服之記載，而無政治文化之設施及變互之交往，蓋此一封建局面，全為形勢逼出，此外更無目的、成效可言」，又於〈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評云：「此表所列者，則以酬庸報功為主，非由形勢所主宰，而係由高祖私人所主宰，故在性質上與前者不同，因分為二表」。政治的舉措和人物的行動若僅受歷史形勢的推動，只能成為一種盲目隨波逐流的結果，便無價值與意義可言。權力之爭鬥，受利益驅動的政治體制，只能帶來殘酷和墮落。徐先生讀《史記》時，或許對史公身處專制政體的劇烈權鬥深有共鳴，因此特別著重批評漢代政權之死結，以及對道德人格之重視。此中之微言大義，讀者自應留心。

史學之意義一方面在於辨明歷史中的是非善惡，以提供後人戒鑒之用，另一方面則要求對客觀知識的認識，以避免歪曲史實以為己用。為了同時達到這兩項目標，徐先生評《史記》時特別重視史家著史之方法。徐先生對史法的重視，反映在許多方面，比如他特別留意考辨《史記》所採納的原始文獻，對照不同版本的記載，以求歷史之信實；徐先生又著意比較《史記》與《漢書》之異同，藉以分辨司馬遷與班固著史時的用心。《史記》將項羽、呂后置於「本紀」而非列傳，以表現兩人實質性統治天下之事實，又創立「世家」之體例以表達封建之政治形勢。這些看似細微的差別，正是史公之史法和史識的具體表現。徐先生在評〈太史公自序〉時，將司馬遷著史之義上溯至孔子之於《春秋》，並歸納出五項重點，分別是（一）重視史學；（二）重視歷史之真實性與紀載之正確性；（三）重視行為的因果關係；（四）重視普通性的人間、天下性的政治，賦予史學以一種世界史的性格；（五）以整個人生社會為史的內容。可以說徐先生歸納的這五項要

點，不僅是對孔子《春秋》、司馬遷《史記》的評價，也是對整個中國史學特質與價值的總評。

徐先生的《史記眉批》還有兩項特點值得一提。首先是他經常留意文學筆法的表現，透過眉批逐段逐句的分析《史記》的章法。尤其是篇幅較大的〈項羽本紀〉、〈留侯世家〉，以及性格特殊的人物列傳中，徐先生往往對每一段文字的語氣轉折多有著墨，大凡何處提起文勢、何處總結全篇、何處爲一篇之眼目、何處見人物之膽識、何處言人物個性影響其際遇、何處敘述歷史的轉折點、何處爲前段銜接後段的橋樑、何處埋下未來歷史發展之張本、何處之文字特見精神等等，都在眉批中展露無遺。徐先生對《史記》之筆法有所褒揚，對於《史記》中的人物或註解家的意見也有許多批評，因此眉批當中也往往可以發現「武斷」、「臆說」、「迂論」、「妄說」、「陋」、「謬」、「可笑」、「文字欠密」之點評。讀者自能從徐先生的點評當中，讀出《史記》文字筆法的抑揚頓挫與開闔變化，欣賞其文學藝術上的成就。

其次，徐先生在《史記眉批》當中曾多次引用古人札記，與其意見進行對話。徐先生引用最頻繁者，當屬方苞。徐先生在〈五帝本紀〉引用方苞的〈萬季野墓表〉，又引用其〈書禮書序後〉、〈書樂書序後〉、〈書封禪書後〉、〈書老子傳後〉、〈書孟子荀卿傳後〉、〈書淮陰侯列傳後〉、〈書儒林傳後〉、〈又書儒林傳後〉、〈又書貨殖傳後〉、〈書太史公自序後〉、〈又書太史公自序後〉，引用的篇幅較長，是考察徐先生研究《史記》的知識儲備時，相當值得注意的地方。不過，徐先生對方苞的說法多有批評，經常評其意見爲迂、爲妄，或無所憑據，不能同意之處絕不苟從。在方苞之外，《史記》三家注、劉辰翁、惲敬、王鳴盛和梁玉繩等學者的意見，也同樣出現在《史記眉批》中。這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切入點，來觀察徐先生閱讀《史記》時如何與前人對話，又思考過那些問題。

本次所整理的徐復觀先生《史記眉批》手稿，底本依據東海大學

圖書館收藏徐復觀先生手批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原書有徐先生以紅、藍色筆所書寫之批注，以及由便利貼所增補的札記，因書寫時間先後無法考訂，故不予分別。圖書館收藏本書之後，曾進行識讀及筆錄的整理工作。另外，吳福助先生曾於 1992 年抄輯本書一部分內容，發表於「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並收錄於會議論文集²。本次整理工作以圖書館整理之筆錄本為底本，進行數位化建置，再依徐先生原書手稿進行校正。工作過程由中國文學系李忠達老師、碩士生陳淑庭同學與大學部蔡明真同學、吳家洋同學負責辨識校對，是「東海大學 108 學年度整體校務發展亮點計畫：建立人文重鎮計畫」的成果之一。對於徐先生哲嗣徐均琴女士、徐梓琴女士以及徐帥軍先生的支持與協助，在此敬致謝忱。

² 吳福助，〈徐復觀《史記札記》摘抄〉，《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中：東海大學，1992），頁 346-424。

徐復觀「史記太史公自序眉批」手稿

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頁○～頁一

望溪書太史公自序後：子長作封禪書，著武帝愚述，而序其父之死，則曰是歲天子方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記其言曰……而余不得從行，命也夫。余少讀而疑焉，及讀封禪書，至群儒不能辨明封禪事，然後□其意。蓋……子長恨群儒不能辨明爲天下矣，故寓其意於自序，以明其文未嘗與此。而所爲發憤以死者，蓋以天子建漢家之封，接千歲之統，乃重爲方士所愚述，恨已不得從行而辨明其事也。……獨其自序曰：□使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則是歲封禪，其父子皆未嘗與明矣。而封禪書後論，則自謂從行，豈所從者乃其後五年一修之封與。

又

又：史記世表曰太史公讀者，謂其父也。故於已所稱曰余讀以別之。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間標以「太史公曰」，則褚少孫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續惟是篇，先人有言，與上不相承，蓋按之，本二篇也。其前篇，遷之家傳也。其父欲論次史記而遷爲太史令，□石室金匱之書，其先世世掌天官，而遷改天歷建於明堂，則傳之辭畢矣。後篇則自述作書之旨也。自黃帝始以上，適論其大體，猶詩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繫數語，猶詩之有小序也。本紀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條也。餘書曰作者已所論載也。總之曰爲太史公書序者，明是書乃其父之書而已，不敢專也。其本傳曰，請表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故序書既終，而特以是揭其義焉。……自少孫於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壺遂及遭李陵之禍，並增太史公三字，遂使世表稱太史公讀者，幾不辨爲何人，而是篇所述，辭措曖昧，不可別白。夫是篇，遷之家稱名而繼，則以爵易焉，乃復自稱爵，以混於其父，可乎？

又

按：方說皆不可據。

又

史學與史學教育之分，前者立足於科學見地之上，努力於過去之重現。史學教育，則常注重在由過去以能發現在與將來的人的自我完成。一為知識的意義，一為教養的意義。孔子作春秋系兼顧三者的意義。辨明歷史中的是非善惡，也是一種健全思想的構成，並不與客觀知識相背反。歪曲史實以言教養，其本身即人只有在人自己的時空關係中方能了解自己。在發展中了解社會事物，乃重要方法之一。

又

史學所要求之教養有二：（一）冷靜地科學教養（二）綜合地藝術教養。內包括綜合史料之能力，及個性之教養。委瑣卑陋的個性，不可能了解由歷史人物所形成之事件。

卷一百三十頁二

孔子作春秋，主要重在史學的教育意義，但對以後史學，則實發生有重大影響。（一）對與史學以重大之意義，引起對史的重視，並將史學由官府而不逮於社會知識分子之手。（二）因對史之重視，則必重視史之真實性與記載的正確性。表紀「子曰，情欲信，辭欲巧」。諱、微皆在特殊環境之下明顯真的方法。（三）孔子認為歷史決定於行為之善惡，即須重視行為的因果關係。因重視行為的因果關係，因而確定了歷史的時間與空間。歷史的時間，是斷而不斷，空間是分而不分。（四）因孔子的人間是普通性的人間，政治是天下性的政治，所以由他所賦與於史的性格是世界史的性格。（五）因孔子的史學教育，係以整个人生、社會為對象，故由他所賦予於史學的內容，乃整個、人生、社會，為其內容。

又

左、襄「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

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穆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

又

重黎 唐 虞 夏 商 周 程伯休甫→司馬氏→晉→秦
重黎……程伯休甫……周司馬氏……晉司馬氏—衛……（相中山）司馬喜。

趙……傳劍論顯……蒯聵→→→→印。

秦……錯→→斬→→昌→→無擇→→喜→談→遷。

又

文史通義（卷三、史德篇）、觀堂集林卷六、釋史卷十一、太史公行年考。

又

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即紀（元）前一四五年，卒年無考，始斷於武帝後元二年，即紀（元）前八七年，五九歲。

又

先謙按楚世家索隱，引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後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觀按此皆傳說中人物，不必嚴格。按援□失穿鑿也。

又

按序者次序，有整飭之意。

卷一百三十頁三

左襄二十四年（見上一頁）……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失天地之守，而爲史官之一其言立。豹聞之，太上有……（見上一頁後半）。若天係姓□氏以守宗□世不絕祀，無國□之。祿之大者，（按司馬氏世典周史，程伯休甫以來而言）……故魯穆叔以此折其驕氣而進之於道，然范寧子以世系爲不朽之心，乃當時貴族共同之心理，此先秦譜牒之學之所□以興起。此乃由宗教之意識轉入史學意識之一顯例。故史遷自序，亦由其譜牒入手。由其家譜而引起其對作史之責任心，此即史學意識對人生啓發之一例。

卷一百三十頁四

衛—司馬喜三相中山（戰國中山策）

趙—（司馬）蒯聵（見淮南子主術□）—印（玄孫）

秦—司馬錯—斬（孫）—昌（孫）—無擇—喜—談。

又

王先謙：蓋善劍術者，著論傳世。

又

在用。（蒯聵其後也）。

又

原所往之一亦已。

卷一百三十頁五

郭水記：按項羽本紀，項梁自號爲武信君。……此之爲武信侯君將，謂項梁也。

又

秦的一支。

又

以上世系，下及談傳。

又

商榷：自談爲太史公以下一段，敘其父談事，凡六稱太史公皆指談也。自太史公曰，先人有言云以下既述父談之言，又與上大夫壺遂相往後，又自述遭李陵之禍，作史記事，凡四稱太史公，皆自謂。至其下又云……靡不畢集太史公，此則又屬其父，其下又云，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則標明其父子相繼爲太史令。故皆得稱太史公之旨。其下又序作紀、表、書、世家、列傳凡百三十篇，爲太史公書序略，此稱父子共之。末又結總之曰：太史公曰，余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此太史公則又屬自稱。若本紀、列傳等篇之贊，所云太史公曰者，則亦皆自稱。班氏誤以談言爲遷言，蓋因名稱參錯，炫目致溷。

卷一百三十頁六

天官：星曆之學。

卷一百三十頁七

武帝即位爲建元，爲（西元）前一四〇～一三五，中經元光（前一三四～一二九）、元朔（前一二八～一二三）元狩（前一二二～一一七）元鼎（前一一六～一一一）而至元封（一一〇～一〇五）自一四〇～元封元年，凡三十年。

又

目的同而想法不同。

結論同而□□結論之塗□不同。

又

先謙：爾雅釋詁省察也。

卷一百三十頁八

按：儉、檢通用，檢察也。名家使人檢察名實。然檢察太過，則

常玩弄名詞而易失真。

卷一百三十頁九

按：虛靜，故動合無形。

卷一百三十頁一〇

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每月二氣，在月首者曰節氣。

卷一百三十頁一三

按：化則細係駁儒家。

卷一百三十頁一五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之意，乃在治民，此句乃見其不遇。

又

此句點醒談之職掌，以束上而起下。此以上傳談傳。

卷一百三十頁一六

他的遊踪，全係來自他對歷史文化的熱愛而來的文化意識。

又

江淮：漢室興起之地。

又

講業：求學於

卷一百三十頁一七

從事，追隨。

又

此段敘述未爲太史令以前與□史。

又

按：太史令職主天官，且兼注紀，故天子有大事，則宜隨行。其不得與從事必有大故，爲武帝所不滿，特司馬遷避而不嘗。因疾或因議不合，皆後人妄測，且其職守如此，其發憤與封禪之當否應無關係也。

卷一百三十頁一八

被稱爲史家之父的□羅多德 Hero-dotus，捧於史詩神之詞謂關於許多人的勳業的記憶，由此書（波斯戰史）而防止其歸於朽□，希臘人及異邦人的□大而可驚異的行爲，而不致失其光榮的報酬。以此希望而公布此書。

又

由此可知歷史對人有啓發鼓勵之作用。

又

句之轉折，斷斷續續，寫臨終語蕩然淒然。

又

最後由自己之不朽以及父母之不朽，故爲大孝。

又

此數句言揚名於後世之□在於著述。

又

指戰國時代，史書之通稱。（史記）

又

此段述其繼承父志。

卷一百三十頁一九

按：如史公行年考則司馬談死時，遷應爲三十五歲，然史公少時耕牧於河山之陽，當至十歲。其父談爲太史令，則遷必隨談赴長安，談爲太史令約三十年，則死時遷將四十多。

又

此言觀當應有所著述之時，且居欲著述之地。

又

按論者編輯次者，此處整理之意。由此可知司馬談僅著手□次材料，欲著述而未正式著手。

又

按先人猶前人。

又

此段述其著作之所由來。

又

乃將材料作初步分類。

又

以官爲主則稱太史令，以人爲主則稱太史公。

又

王國維謂當爲三十八歲。

又

讀、皆史所記者於。

又

太初曆爲遷與兒寬所共定，見曆律志及寬傳。

又

按此敘其著書之始。

又

據天運行之度，報以制歷，故曰天歷。

又

按：受紀猶受錄。諸神按新歷而一重新紀錄，其應受祀之月日。有諸神由此而名得其所之意。

又

望溪以先人有言以下另爲一篇，按決非另爲一篇。

卷一百三十頁二〇

按：五百年歲之說，近於牽附。其所以有此牽附者乃出於強烈之文化歷史意識，由此意識而來之責任感，無此責任感，則史記一書不能成立。故史公之心，即橫渠爲往聖繼絕學之心也。

又

此雖隱括其父之言，而意自別。其父爲個人揚名不朽之意，此則進而爲文化之意識。

又

括上述司馬談之言。

又

又按：因時代不同，而對歷史之觀念亦不同。在今日數字重於由數字所表現之意義，亦即科學之意義。亦即科學之要求重於理想，在司馬氏時代，則由數目字所表現之意義重於數字之本身，亦即科學之要求，常鎔範於理想之中。

又

按此□字乃會歸之意。

又

此言選定太初改歷之重大時機而正式開始著作乃出於對文化之絕對責任感而投出其全生命，故鄭重叮嚀至此。因此，所謂「於今五百歲」，乃所謂「至於麟止」者，皆係象徵之意義，不必以實證求也，史公何以如此鄭重其事，蓋將左右人類命運之權，由政治而轉於文化，由天子而轉于私人，此在專制時代爲驚天動地之大事也。

又

此段□壺遂之言明已作史記之意。

又

歷史是人造成的，由歷史中所探索出的意意，只能是倫理道德。
又李筌之說，乃因專制之毒史必不明。

又

王事、人道之見於政治者。

又

按：此董生之言，自有所承受、特造春秋緯者，取以入之，非取之於春秋緯也。

又

按：春秋緯乃□董生之言。

又

按：索隱之說，誤中井積德之說得之。

卷一百三十頁二二

僅有材料，並不即能構成歷史，須將材料加以批評解釋，以發現事件後面的人的活動的精神，才可以構成歷史。而對歷史□批評理解，又與史家對人生的理解、人格知識的形成有關。對專制政治之反抗，為中國史家在人格及知識上的基本要求。

又

按：亡國絕世，仍使其保有時間中之適當位置，即所以存，所以繼也。

又

是非之易諸者斷定。

又

亡國絕世，事實之有，可紀者亦錄而存之，故謂之「存」、「繼」，蓋不與暴力之可以亡人之國，絕人之□。

又

此段由正面說明春秋乃在歷史之具體事實中，以□出禮義的□□。

又

此乃與政治權力、□人道之存廢。

又

王道即人道。古代，人道由王道而顯。

又

此小段就六經本身之作用言。

又

經紀猶經理，使人倫得其序也。

又

按詩乃托物以起興，故長於諷。

又

按：論語「成於樂」，成與立互文。

又

人是統一的，人道也是統一的。

六經皆所以明人道，相互爲用，春秋所據以是非人事之原則，皆見於各經，故言春秋而及其他五經。

卷一百三十頁二三

按：六經皆出自聖人義歸一貫不可分離，故並敘之而歸結於春秋。

又

春秋乃文化之具體表現。

又

按達意即詩言志。此意指情意而言。

又

此小段將上段之意，作反復之說明。

又

按：史公有時稱三傳爲春秋，但此處則指經而言。數千數萬，中井之說得之。

又

按此段有兩層意思。一、春秋得就人事中以立義。故最爲切進而具體。二、則指明決定人事之本在禮義。但禮義與非禮義其發端□微，

而其結果則□鉅，必賴春秋以彰著而警惕之，始不至於不義。

卷一百三十頁二四

此處可參閱喀萊爾之觀點（文學序說摘錄十七）

又

禮義不同於哲史學中之某種概念。

又

失其本，其始端□微而結果□鉅，惟春秋加以關連而敘述之。

又

但因事實不彰著，故爲一般人所忽，春秋乃以既成之事實彰著之，蓋將毫釐與千里，由事實加以連繫也。

又

此小段由正面之效用以說明春秋之意義。

又

此就行爲者本身之結果言。

又

按：史公之文爲厚聚其勢，故常將其意重疊，反復出之，他人遇此，必出之以排比對稱之辭，而史公則神之，以變化，使意偶而辭□，故能流走跌宕而無壅滯病。

卷一百三十頁二五

所以厚積其勢者，蓋一則由於積者厚，所蓄者深，自然形成此種氣勢，二則加強其內容之表現力量。

又

此小段由反面，乃行爲之結果以明春秋。

又

此空言指褒貶。

又

此數句□□其反面結果之所以由來，以見春秋。

又

按：此處之空言，對賞罰而言。

又

此句總結上面的陳述，使不致於散漫。

又

宗者會歸之意。春秋乃禮義之具體化，故作春秋乃所以發禮義之力量，有春秋而禮義之用顯，禮義之功著，故禮賴春秋以行也。

又

宗者、宗主之意，禮義以春秋爲宗也。

又

此段併董生之言，以明其著作之宗旨。其中可分爲數小段。

又

數句說明禮義必賴春秋而始爲人所把握。

卷一百三十

頁二六

世之謂「微」。

又

按：斷者、斷定之意。

又

按：此段乃統辭以避禍也。

又

鬱結難明之意，故出之以煩複□雜之口吻。

又

以見彼意在褒而不在刺譏。

卷一百三十頁二七

文心雕龍才略第四十七：「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

又

意偶而辭□之例。

又

此段謂不敢比于作春秋。

又

此段言所以卒成史記之意。

又

按：當於此告一段落。

又

按：由太初（西元前 104）經天漢（100-97）大始而至征和之末，凡十五年。史公作史其大限迄于太初。然武帝□於後元二年（87），若武帝之世而史公尚存，則其天漢與前相國之事，而毫不加筆，必無之事也。

卷一百三十頁二八

比對微之意義，闡發正明微。

又

按：扈陳、蔡乃道之不行，故作春秋也。

又

此皆在感情□蕩中，作象徵性之敘述，不必皆□於史實。

卷一百三十頁二九

此段乃回到繼春秋而著作之本題。

又

按：「述陶唐以來」，在史公以陶唐爲信史。下另加「自黃帝始者」，以黃帝爲傳聞之史也。此亦疑信之傳信之意。

又

按：卒述者，完成其所述之意。

卷一百三十頁三〇

按：自序至此為止，自序之正文已畢。此下則書序。

又

此段述其著作中所受之挫折，及完成著作之苦心。

卷一百三十頁三三

譜牒。

又

春秋所不紀者，譜牒經其略，蓋仍以譜牒補春秋之缺。

按：嬗乃政權之變更，與禪讓之禪不同義。乃遞嬗之意。

卷一百三十頁三五

商榷：史記八書，采禮記大戴禮、荀子、賈誼新書等書而成。

卷一百三十頁四三

按：例至後而加嚴。始□時並非如此之嚴也。

卷一百三十頁四七

由此可知原文□非有韻之文。其有韻者，似皆後人改作耳。

卷一百三十頁四九

按：獵儒墨之遺文者，取儒墨之遺文而論定其是非之意。孟闢楊孟，正獵其遺文而論其非。諸家之說皆迂謬。

卷一百三十頁五四

乃便於比較形容耳，非強合也。

卷一百三十頁五八

按：自「維昔黃帝」起，至「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以上將各事各人在歷史上之意義，作網要性之簡述，以見其爲此事此人，特加敘述之意義。其自序實即司馬遷列傳，司馬遷存在之意義、乃在作史。故爲自序所作之小序，即在簡述其作史之情形。總序所言者，偏在作史之意義。此處則偏在作史之體例。

又

按以下一段爲自序之小序。自序實其本人之列傳。亦即史記中之一篇，每篇前皆有小序，所以作此一篇之意，及此故，對自傳仍附以小序。

卷一百三十頁五九

自傳中以著太史公書爲中心，故小序中特言其著書之體例。

又

□高言著作之緣起及其意義。自序之分序，則主要述明其著作之體例。

又

對度量衡之統一規定。

又

文質相半爲彬彬。此處指有教養之□。

又

按：間出者，乘機而出之意。

又

此小段述當時文化之背景。

卷一百三十頁六〇

史通，卷二，本紀「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體。」

又

按：成一家之言者，猶言成私人著述，以別於官書耳。

又

按：據此，則此篇之所謂「先人」，非僅指其義而言。

又

科者科兮，兮爲十二紀是也。條者條貫，由黃帝至漢條貫而下。

又

來德晚年有詩句謂「瞬間才是永遠。」蘭克謂各個時代皆直接於神。（近世史的諸時代第一講）。

又

在史料中找出行事之因果關係，原始，由果而求因。察終，由因而以求果。

又

此四句言其編寫之著眼點。

又

考之行事：判斷考於行事。

又

此四句言其年代之斷限。

又

科條：猶綱領之意，提綱契領

又

竝時謂侯國同時異世□世家傳嗣其年歷。

又

按：年差者，年代參差不齊之意。

一爲帝王之世系，二爲政令之中心，三爲時間之統一與延續。

又

年歷參差，因異世也，差□□□表不明。

卷一百三十頁六一

表之功用：一曰提要以便於記憶。二曰會通以便於發名人名事之相互關連。三曰有繁，以便於非要而不可缺者之紀錄，以□紀傳之繁。

又

江海謂修史之難，無出于志。

又

本紀發展而為漢紀、通鑑。八書發展而為三通。

又

承過去之弊，則宜於變化。

又

此數句總謂政治之制度及天文、地利等。

又

此就封建時之諸侯之功用而言。

又

按：世家乃封建之產物。封建廢而世家之體亦變。

卷一百三十頁六二

按：俶儻不羈也。不為世俗所羈絆。

又

按：此為材料所限，非所謂煩省失宜也。

又

□班固所譏，皆其見識不及子長。後人無子長之識，不能得其意，雖為之辨，皆無當於史。

卷一百三十頁六三

此論未得史公之意。

卷一百三十頁六四

按：序略應連下讀。序乃自序，序略者，言自序略以明其拾遺補缺，而為第七十。

又

按：此異傳之異，乃「各」字之意。將六經各傳加以融合。

按：異傳乃以王說為是。

又

按：序略或保略而言之之意。

又

協者，協和之協，調和統一之意。

卷一百三十頁六五

此語出於公羊，正見其繼春秋而著作之義。

正文第七十完。

又

按：下蠶室與下獄死為兩事，此處仍可疑。

又

按：以上為百三十篇之分序，故以此語總結之。

卷一百三十頁六六

商榷：今考景紀現存，是遷元文，不知張晏何以言遷沒後亡。且此紀文及贊，皆與漢書景紀絕不同，又不知索隱何為言以班書補之。其武紀則是褚少孫所補。禮書、樂書，雖是取荀卿禮記，其實亦是子長筆，非後人所補，不知張晏何以云亡。兵書即是律書，觀自序自明。師古謂本無兵書，以張晏，誠誤，但今律書見存，即是兵書不亡，而張晏何以云亡，索隱亦誤也。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惟太始以後之人所補，其前仍是子長筆，何以云亡。日者、龜策二篇，惟末段各另附褚先生言，其元文仍出子長筆。索隱以日者傳司馬季主事，為諸補非

也。不知張晏何以云亡。……然則漢書所謂有錄無書者，今惟武紀灼然全亡，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爲未成之筆，但可云闕，不可云亡。



